

久阪
實甫
著述

江月齋遺集

乾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9

1



文庫11
A 1129
/

久阪先生著

江月齋遺集

明治九年
十月新鐫

久阪氏藏版





子



子

秀

明治九年冬

寒美題





序



方時務俊傑之表也持
其節剛者之率也而
世莫其人者有矣亡
友之故實甫少少好學
別毅身立俯仰不
隨字體恍惚有志于

之勢屬其往於常武
 京按之官所與交皆
 當其時一傑討論時
 子) 猷替無憚初我
 長之藩府以氣節而
 尚者吉田義以之往為
 最寒而主切實任事者

若能實甫若否以有
 美以既沒後為實甫之
 風而息者不亦非知時
 務者安能如世甲子京
 師之復實甫方謂某
 公請子) 會敵軍矣
 至實甫亦言其勤聲氣

諄之說古義我亦見之見用
而昭也乃與之况國敵快
戰乃身重傷而退遂日
殺將死敵名曰五山矣
諸君其勉焉純無所迫
之態非持古者古安何能
如此世之文字子之佳亦自

矣而法訓話之歸少者
百世之子之好何如得
守聲利而老于國盡之
百考古本且是也善者多
士而多之而或暴馮之快
拘之乎血氣而立於嚴牆
之考古本且是也善者多

者與世樂亦去遠矣謂
 之後傑謂之則去抑
 非邪 實甫死時年
 二十有五矣惜乎使之於
 存世者盡去之則則之
 所成孰能必不止乎世余
 之投復曰實甫而死生

及殊道以爲全及之白存
 而於日之與若日時其之
 壽名遭有之之年甘
 省惟之則耶抑雖世
 之有者爲之先者有爲
 之後者苟先後而互全
 之切也謂先者獨於

主既而後者則一逸出
主終哉然而百之再
中者十年一者法之
事一者非余好字一者
之所能為而苟既在
獲者尸素之責固所
又安在為之後耶

使實甫而有地而
將謂之何頃者揖
美序將刻之遺稿
余序之余受而究
正氣滿紙光融
恍然主人於在矣
坦泥久之

明治九年三月

恭議本居孝允撰并畫



Faint background text in cursive scrip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柳田泉文庫

江月齋遺集目錄

卷一

藺相如論

張敞論

答口羽子發問一則

答半井子發問一則

與人書

與南龜五郎書

再與南龜五郎書

題暹羅軍艦圖

送松浦松洞書

上國相益田彈正書

與富永有隣書

送生田良佐西歸書

上大原三位卿書

與岡耕次郎書

與中谷賓卿書

與福川犀之助書

與高杉暢夫書

與某書

以上文十八首

卷二

詠史 七絕二

春夜與諫早子制賦 七律一

偶作六首步口羽把山韻 五絕六

有感 七古一

聞小方音祐于役相模有此寄 五絕一

夜抵生雲 七絕一

早發 七絕一

中元拜父母兄墓 七古一

憶友 七絕一

斬虎行 七古一

詠物六首 七絕六

送二十一回先生執拘于江戸 五古一

追懷古人詩十首并引 五古十

題武市半平太所画竹送其歸土州九月初二

日也半平太將有論駁 七絕二

秋夜 七絕一

將西上題壁 七絕一

鮫洲樓上留別諸子 七律一

與暢夫別 五古一

金川途上 七絕一

重陽踰函關 七絕三

黃瀨川 七絕一

過富士山下 五古一

富士川暴漲為之所沮 五古一

和麻田翁韻 七絕三

雜詩 五古四

過菊川 五古一

十七日雨晴始見嶽 五古一

懷樺山三圓 五古一

渡桑名灣 七絕一

雜詩 五古一

桑名 五古一

夜過鴨河 七絕一

雜詩 五古二

過三條橋有感 五古一

平安雜詩五首 七絕五

九月廿三日 七絕一

日遊舟中 七絕一

二十日市驛拜公駕東觀恭賦 五古一

山口 七絕三

讀大樂弘毅詩稿 五古一

十一月十一日訪櫻園翁源太正庵在坐越後

河本杜太郎亦來會 五古一

寄人 五絕一

送杜太郎東去 七古一

辛酉臘月土佐大石山本二子來游于款府將

去作詩為贈 七絕一

以上詩七十九首

附錄

和歌 五十三

社約 一

通計百五十一章

目錄畢



江月齋遺集卷一

長門久阪實甫先生著

男 道明編輯

文

藺相如論 丁巳年

趙王之璧。和氏之璧。天下所共傳寶也。然無所益於宗廟社稷。無所利於蒼生赤子。亦不可以供衣食之用者。則與砂瓦土石何擇。人贈諸我。亦不足喜也。我贈諸人。亦不足愛也。而藺相如。今稱賢者。奉趙王之命。入不測之強秦。欲必不與諸人。甚則曰頭與碎於

柱是頗可怪也。夫秦之求非求其璧也。求其國也。相
如之。不與。非不與之璧也。不與之國也。何則。秦虎狼
之國。雖噬吞天下之諸侯。固不足飽其慾也。况區區
一小璧。彼求之。豈其真情。抑欲試我之強弱耳。禮節
甚倨。以威加我。我或恐怖失措。屈膝縮首。奉璧以應
彼請。則彼必以為趙國弱。兵怯而不足憚也。於是益
求金幣。益求疆土。其所以求不止一小璧也。求者愈急。
而與者愈蹙。遂不可應其求。我將絕其交耶。彼必來
犯。我以羸馬疲兵。待彼百萬之師。猶以一掬之水。澆
一車薪之火。豈其可得哉。凡小之於大。弱之於強。自

挫而後屈。則強者大者。益無所憚。遂欲以逞其所志。
故小者不可自挫。以示小。弱者不可徒屈。以示弱也。
澠池之會。彼書令趙王鼓瑟。我亦書令秦王擊甕。彼
請以十五城為秦王壽。我亦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
壽。彼以十五城求璧於我。我不得其十五城。不許與
之璧。小而不挫。弱而不屈。強大之秦。亦將有所憚而
不為。是相如之所深慮。而不與之璧者。非愛璧也。所
以愛國也。况今之黠虜。所求非止一小璧也。圖國者
其亦知所愛哉。

口羽杞山評。文佳則佳。但恨不免博議臭氣。然

澠池以下湊合處。筆如輓轡。使東萊復起亦當
遂巡退讓。敬服。

張敞論

大吏不可以誣小吏也。小吏不可以凌大吏也。小吏而凌大吏。大吏可以誅之。大吏而誣小吏。天子可以誅之。若夫不然。則上威必不伸於下賤。而下賤必將不畏上威矣。彼絮舜一小掾吏耳。以張敞為五日京兆。而無所案驗。其凌大吏亦已甚矣。敞之誅之。豈得已哉。然敞之所為。亦殆非也。誣之以他罪。晝夜驗治。竟致之死。曰五日京兆。竟何如。是唯散蓄憤耳。尚何

在懲小吏。當時敞之心必謂。吾以他罪誣之。天子必罰我。因不敢自劾。坐楊惲黨免。數月京師擾亂。敞亦謂朝廷無人。天子必用我。使者果至。敞亦謂天子召我不能復斥我也。於是自劾前罪曰。舜本臣所厚吏。屢蒙恩貸。今背恩忘義。臣枉法以誅之。臣死無所恨。由是觀之。敞之殺舜。不過報私怨耳。固非為天子誅之也。為宣帝者。宜正其罪以戒後之。為張敞者矣。而何以他罪斥之。再舉以為冀州刺史哉。張詠為崇陽令。有吏盜一錢者。詠怒而杖之。曰。爾能杖我。不能斬我。詠乃誅之。以劾臺府。李勉為開封知縣尉。時有不

良潛納人賄。使勉知之。勉召吏卒曰。納賄者。我皆知之。公等自陳。不可過三日。過則舁櫬相見。不良故踰限。自舁櫬至。勉取石炭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入。取釘釘之。乃見廉使。廉使嘆賞之。然則舜固有可誅之罪。敞已殺之。即當自劾。曰。舜頗凌臣。臣斷然誅之。臣雖至愚。天子之京兆也。則舜非獨凌臣也。凌天子之京兆也。臣之誅之。非獨報私怨也。為天子誅之也。不誅之。則無以建威。然臣枉法之罪。亦不可追。請就廷尉。以伏鼎鑊之誅矣。何待再舉而自劾哉。如此。則敞雖枉法。而為天子者。未必可誅矣。是以小吏凌大吏。

而大吏未嘗誣小吏也。嗚呼。舜凌敞。敞誣舜。而宣帝之明。不及正之。其果何心也。

二十一回猛士評。此篇蓋有為而作耳。不然。責張敞何刻且細哉。但此間小吏面從成風。凌大吏如絮舜者頗少。大吏姑息模稜。誣小吏如張敞者亦頗少。小吏如絮舜。大吏如張敞。古人哉。孔子之門。有不聽師命。私與粟五秉者。有師禁其厚葬。門人乃厚葬者。夫子之道至大如此。非是何足張國威哉。

○又曰。余不諳漢代律。子頗好刻論。當取律例。

議張敞罪。不然亦不免枉法。然仁者不必仁。

答口羽子發問一則

秦之無信久矣。天下無不知之者。而燕丹謂荆軻曰。劫秦王使悉反其侵地。若曹沫與齊桓則大善。何其迂也。夫齊桓猶欲負約。况秦乎。而太子與軻。其所謀何也。

燕丹遣荆軻。豫求天下利匕首。入之督亢地圖之中。其意必將使之刺秦王矣。軻亦曰。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亦刺秦王之志決矣。而其將死曰。吾之不成。以欲生劫之也。是獨掩其不成耳。非軻之本志也。

而太子固仁柔之人也。故不能遣樊於期入匈奴。又不能斬其首奉之秦。今軻雖許死於我。使之入不測之強秦以刺秦王。是其口有不忍言者。故先姑舉曹沫之事。而後說己之本計。是其心不過曰。若劫秦王而反其侵地。則殊為望外之幸也。然是不能也。不如巖七首以亂秦國而已。豈以是為迂哉。獨恨其脫虎狼於一擊。終為之所噬吞而已。

杞山評明引證。何等史眼。文勢婉轉。亦可愛也。

答半井子發問一則

相國何以。上林中多空地。令民入田。高帝大怒。

曰彼多受賈豎金請吾苑以媚於民繫之獄王
衛尉諫之何僅得免假令相國真受金帝宜如
齊王於田單何其輕繫大臣幸聞之

苑囿游樂之處適足以困民耳焉足養民哉然則雖
數弓立錐之地苟有可墾闢者則可以墾闢豈忍以
苑囿困民哉蕭何請毀園開田是得其宜者然高帝
之罪何曰丞相受賈人金噫何非得其賄賂者則善
儻得其賄賂何安得辭其罪乎夫在上者苟受其賄
賂唯隨彼所欲則天下之事皆黃白矣大臣之權日
降而賈豎富豪日益凌轢其上矣而高帝安得如齊

王於田單乎史稱單之施人襄王令曰寡人憂民之
饑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單解裘而衣之齊之
民相語曰單之愛人皆王之教也而今使高帝如此
曰相國能愛我民相國能墾我田則夫富豪之民竊
笑曰相國請其闢田則以我嘗賂之也天子何不察
之而妄賞之也則天子之聰明有所缺而相國之私
心亦爛然可觀矣帝之明有以知之故以何之功而
斷然斥之蓋大臣受賂其罪不小縱令不至械繫亦
當以褫爵貶位矣予因謂當時富豪之民竊懼曰天
子明察聰敏能知相國之受賂故褫爵又貶位矣吾

徒之所欲非賄賂之可以為也。其心必有所憚者矣。雖然高帝山東一匹夫耳。其性固貪財好色。其見秦宮室則欲留居之。其入彭城亦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其性固陋矣。由是觀之。苑囿馳騁之地。亦其必所喜而樂之也。而相國欲以其所樂之地為種粟植麥之處。其發憤繫之亦有未可知者。王衛尉諫曰。陛下討布豨時。相國守關中。不敢搖足。今乃利賈人之金乎。然則相國未始受其賂歟。抑衛尉欲護相國蔽其罪歟。將帝或發山東之素心歟。嗚呼。是未可詰也。若夫史之所載高帝之言。真然則何豈得免其罪乎。

乎。
把山評論頗奇蕩。而亦多揣摩之言。一正一反。假富民之心言之。頗似孟子好樂章。而行文不襲其意。其性固陋矣。句何等大膽。古今未有發此語者。

與人書

僕有為足下深惜焉者。何其材之卓越。而圍碁之遊蕩也。魏主與劉樹碁。古弼進碎樹頭以歐其背。虞愿亦曾諫明帝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何則以其心馳於局上。其不及政治也。世之游蕩者。煮

清茶食珍菓。一室之中。常有丁丁落子之聲。究日不足。夜燭以繼之。而日月如馳。秋霜上鬢矣。其或耄老而不便拮据。無志人世。放心於局上。以慰瀕死之思者。是不足深責也。然士之在世。所縻者君祿也。所受者君爵也。未嘗有一事酬君恩者。則無有可游蕩之地。三尺之墓。封然以高。是僅游蕩之地而已。况少壯之士。讀書馳馬之急。而何暇游蕩逸於枰楸局奩之際哉。而足下以有為之才。而文武之不講修。日對棊奕。輸贏相競。夫受爵縻祿之責。將何以塞之哉。雖然有說焉。謝安以此得淝水之捷。宗澤以此制白沙

之勝。朱敏以此知費禕能辨賊。英雄之談笑自若。思行爭劫於羽檄交馳。士馬疑懼之日者。所以能安三軍之心也。嗚呼。游優於太平無事之時者。而焉能如此哉。足下以卓越之才。極之於枰局之上者。至矣。盍移之於讀書馳馬之際也。一旦臨危。從容圍棋。三軍之士。因以帖然。則足下之偉勲。亦與古之數子。凜乎於後世。而爛然於竹帛矣。僕深為足下惜焉者。以今之圍棋。不及古之圍棋之遠也。足下幸察焉。

猛士曰。予愛吾子之開口。乃吐本意。絕不作姿態也。但此篇絕少姿態。遂令惜字無落着。此亦

一病矣。乃冒數語曰：足下年少才富，僕之所以
有望於成立也。而獨有為足下惜焉者云云。
杞山曰：起筆自好，不必冒足下年少數語。

與南龜五郎書

南君足下。僕與吾兄生同其年。家居亦相近。因有竹
馬紙鷄之交焉。僕時雖以父母之責往還於松門。心
甚不喜讀書。為力不勤。故其等科亦在吾兄下。已而
骨肉皆亡。遂開父之書以讀之。非其素志也。吾兄亦
學劍習射。而廢學有年矣。近聞之。悔悟復讀書。而武
事亦所不廢也。抃喜何勝。唯願吾兄在家。其所與居

者。不過愚婢猾奴。而莫一二知己可以談。獨讀書以
自樂歟。世頗乏書籍。或雖藏之。不折腰垂首。則無敢
借示我者。折腰垂首。學者所深愧而不忍為也。吾兄
何勿入學校乎。夫學校之書籍。不降七八萬卷。置司
典以出納焉。此藩府之書。而供書生之講習。則不待
折腰垂首也。方今學校之風。雖非日振而月盛。亦非
無可談者。中谷賓卿剛直魯朴。齋藤某讀史屬文。兀
兀不倦。皆非僕輩之所及也。吾兄願入學校。以閱可
讀之書。擇可談之士。則其才進而其識長矣。況其所
目而耳者。無不經史詩文。無不咿唔咕畢。則亦所謂

莊歎之說也。世之欲入學校者，不為甚，而以困究衣食經營世務，往往不果。如僕亦繼父業，不得入學校。吾兄則不然，家富而祿不卑，兩慈在堂，數弟侍側，且多蓄奴婢，則其於世務未必蠟集。此所以望其入學校也。然足下必以廢武技為憂，而學校亦非無修文之暇。講武之場亦在一郭內，則擊劍習射，唯吾兄所志。吾兄從兄高杉暢夫，本武人，頃入學校，折節讀書，而間出入武場，未曾以廢武事為憂。吾兄何憚無入學校乎？但學校之法，有不堪繁雜者，莫為之所措，而為虛禮飾貌之徒，則幸甚幸甚。

猛士評高文四道，立言措辭，要非吾輩所及。但吾不好史論，如張敞論刻亦甚矣。画眉一對，其人真率可想，乃失刑恕舜，亦真率之過耳。何更苛求。蘭相如論，則人人意中言，是乃可誦耳。與人書，觀其博物，但三篇帶彼方舉業習氣，忽讀其一篇，適覺朗朗上口，及連續則倦矣。能脫其習氣者，與南氏書耳。此書行文特粗，格調別出，乃可愛也。然文在真心誠意耳。若專求之格調，則抑末矣。十一月四日寅妄言。

再與南龜五郎書

松門讀書者不尠。而吾兄獨有望之士矣。僕頃過松門。則提孩總州。出入四書五經等科者。數十人而已。年稍長。學稍進者。皆自謂自學而自得之。殊不知吾之所爲自學自得者。其初皆先生誨諭之至。叮嚀反覆之勞。是由也。今先生以一人之力。授數十童兒以句讀。其或有所不及。有所不及。則其受句讀者。倦惰從生。進取之氣。遂自索。此先生亦無如之何也。而若夫曰自學自得。吾必不信也。有調馬焉。鞭策轡銜。聲之控之。一日千里。可以伸驥足矣。鶯雛亦然。翼卵已生。吻黃聲遊。求老鸚師之。雛注目側耳以窺之。師鳴

雛鳴。師振翼。雛亦振。經旬數日。其聲婉而滑。聽之可愛。是良馭之力也。是老鸚之力也。非自能行千里。自能發美聲也。家事之間。講武之暇。願竭其所已得者。以助先生之所不及。而謝良馭老鸚之恩可也。况誨者學之半。而非無益乎。彼科五經四書者。倦惰拂地。皆將發美聲行千里矣。而講習日盛。人物輩出。則不啻謝先生。其益國家。噫亦何如也。是實所望吾兄。而不向夫自學自得者而言也。不宣。

土屋蕭海評。老謀深識。迥異於從前扼豪語。無著落者。是之謂菽粟之文。乞於此等處。能致思

江戶齋遺集卷一
大陽齋藏
焉不朽之盛事。經國之大業。豈遠乎。○一段情
事。縷說先生之喜可知。而兄之不忘本可喜。彼
佩觿之童。自能自知之者。亦知所戒矣。鶯喻本
柴栗翁。而無蹈襲之病。文情妙絕。不得不圈。

題暹羅軍艦圖

所謂偉男子者。吾於山田長政觀之。長政駿河一匹
夫耳。方干戈始戢。抱鴻志。托一葦。以建功海陬。萬里
外。豈其不偉哉。人示圖一軸。展之。鬪艦設砲門。列槍
刀。浪躍帆飽。艦用西洋製。而乘之者數十人。皆為邦
裝。有藍鎧雙刀。如指揮而立者。是豈莫長政擊六昆

之圖耶。吾聞長政製此圖。寄之駿河淺間祠。今所見
蓋其摸本也。甲寅之夏。墨舶再來。吾師吉田義卿。與
金子重輔。謀入海之舉。其志亦偉矣。既而風濤沮舟。
身係縲紲。重輔憤死。義卿操志益壯。嗚呼。使義卿見
此圖。切齒而怒。扼腕而起。必有不堪奮激者焉。予見
此圖。哀二子志不就。亦益哀國勢不競也。

送松浦松洞序

戊午年

吾師吉田義卿。盛稱松浦松洞者。娓娓不置。予夙欲
一面。而未能也。已而寓松下塾。則松洞為其邑人。而
會出遊大津。久而未歸。及歸入塾。乃前日所見於土

屋氏一畫工。而貌清狂師者。容貌辭氣無足動人者。乃疑吾師稱揚頗過其實也。歲正月五日。突如至告曰。將如安藝。貌木原松桂老人。其發程在明日。不得暫緩也。吾師乃大會同志諸友置酒為別。特招予與松洞語。予乃曰。吾子巧畫。將何為也。松洞顧而笑。一生自旁贊之。曰。林泉花卉。風致躍出。寫生逼真。世所謂能手。固無益於天下。而松洞則不屑也。其畫最善。貌人物。則奇偉英俊之士。百代不朽。死猶生也。是亦以為無益乎。予曰。否。舜與項籍重瞳。禹與勾踐鳥喙。雖奇偉英俊。莫有四目兩口。豈以貌取人哉。松洞復

笑而不言。然中如有不可拔者。予乃剔燭促膝。而更叩之。松洞曰。畫誠小技耳。尊稱畫師。乃閭立本所愧。而雖僕豈以為謙哉。唯僕則隱焉爾。顯焉爾。隱焉足以自守。顯焉足以取人。取人自守。有志之人。其可已哉。而何益于天地之間。予於是嘆曰。吾師之稱揚。誠有故也。而松洞豈画工哉。松洞貌鈍寡言。小小好繪事。有神童稱。每聞孝義節烈。必感激而起。携筆上道。不遠數十里。嚮到大津。貌烈婦登波。此行將自安藝還。路出都濃。貌阿正。過吉敷。貌阿石。石正皆孝婦也。登波。吾師既已有碑銘。松桂老人。尋母與祖父。其事

極篤。聞清狂已傳諸上國。齋藤拙堂欲作其傳。且其子慎齋。以文著當世。是則無待於予也。正與石亦今世希聞者。余將合立一傳。松洞幸貌其面。愛得其事蹟而歸也。吾聞阿正今年九十五。而松桂八十四。昨清狂書至。老人衰病日漸。松洞之行。其可緩也哉。

上國相益田彈正書

正月十三日。某謹奉書國相益田君執事。嚮執事官任當職。府下人士相共語曰。益君任此官。必當有為也。乃翹首刮目。有俟於視國政革而士風興矣。當職之為官。二州之興廢。宗社之存亡。係焉。而執事年壯

氣剛。以有為之才。居有為之官。某之所以眷眷有望於左右也。大臣保富貴。以顧其身。小臣憚忌諱。而不敢言。是以上下懸隔。遂致委靡不振。誠可悲耳。某今欲有所敢言。而其言太平自居者之所駭視怪嘲。非絕俗挺立如執事者。又不能聞也。夫方今天下之勢。執事之固所目擊。幕府力折氣撓。貽辱神州。受侮醜虜。待醜虜之急。而何暇顧神州之辱哉。彼求金繒則贈之。彼乞穀粟則輸之。通信開港。唯彼之所欲。於是滔天之賊。西闖東突。窺窬益甚。鹵掠益盛。而幕府之氣力日益撓折矣。頃聞之。墨使二員來江戶。驕傲不

禮。遂見大樹公。乃曰。某懼日本爲外邦所侵奪。故不敢憚萬里海險而來耳。外邦通商之事。盡委諸我焉。其狡黠不可勝言。蘭夷來書亦曰。日本所以待外國甚不遜。宜卑辭厚禮矣。雖則不言我降。其意可自見矣。蕞爾之紅毛尚如此。其它凌蔑我者。其將何如也。然而幕府猶厚待墨使。隨其請而不疑。外雖如通信。內則垂首降虜。亦已章章矣。噫。夫神州之大耻辱。千古所未聞。而皇統綿延之天子。將措諸何地歟。天下苟知廉耻者。豈忍袖手安坐。舉堂堂赫赫之神州。爲之腥羶妖氛之區哉。况雄藩大國。足以明大義立國。

體乎。况以有爲之才。居有爲之官乎。我防長神州西陸之一大藩。且我公聰明而英邁。尊攘之志常存于胸臆。而執事壯年剛氣。任當路之職。奮然助我公尊攘之志。則彼府下人士。所刮目而待者。皆蹶然而起矣。而防長之正氣始凜然矣。防長之正氣始凜然矣。則神州之正氣。豈得不亦凜然哉。然則神州之興。自防長始。而防長之興。其自執事始歟。執事叮嚀說我公。我公確立不撓。爭諫幕府。而幕府尚垂首屈膝乎。虜人之前。而無所敢顧。則我毛利氏安做其撓折。更增神州之大耻辱哉。乃宜鎖境門。練士氣。以大義傳。

諸列藩矣。今也列藩皆懼幕議。口雖不敢言其心。豈以屈醜虜爲快哉。於是馬足不踰函嶺。朝輦轂下。勤王事。慰天子百年之鬱屈矣。神州之正氣。何有不凜然奮起者。則夫滔天之賊。亦不足畏也。夫幕府一降醜虜。則幕府醜虜之屬隸矣。諸侯見之而不敢爭。則諸侯勿亦醜虜之屬隸乎。苟爲人臣者。使其君爲醜虜之屬隸。而措天子以腥膻妖氛之區。天下後世其將謂之何。然則爭幕府以義不可屈醜虜者。我公之責也。說之我公者。執事之職也。今執事處此職。切恐夫刮目於執事者。却指執事爲善保富貴。顧其身也。

某是以唐突上書。固不敢顧忌諱。但書不盡言。非面謁。何以悉之。執事幸以爲然。願許官暇一晤。某將悉陳私心之所有。冒瀆威嚴。惶懼無止。久阪玄瑞再拜。

與富永有隣書

有隣兄足下。僕之東道經中國。叩平日所耳文人學士門。一見無足驚者。乃謂文人學士不難得。而獨乏倜儻氣慨之士耳。然天下之大。安無其人哉。近得三奇士焉。曰山岡。曰安元。曰日柳。日柳通稱長次郎。號燕石。讚岐金毘羅人。性好任俠。樂飲博。又喜而讀書。作詩。博徒有數百人。氣使頤指。如臂之於指。僕近讀

其所著柳東軒詩抄其詩句老辭壯雄偉而超絕可
以概其為人矣安元大和郡山藩士也稱杜預藏甲
寅之變忼慨超難路病癱一割而死頗雖似過劇其
壯憤勇斷稍足強人意事詳森田節翁文今謄寫一
本贈松陰先生吾兄亦賜瀏覽焉山岡之事亦屬甲
寅山岡稱八十郎事阿部勢州爲元締屢上書言可
戰而不可和官以密議已和不聽乃以爲不如以死
諫之爲愈也初山岡舉家居江郎於是使母氏往弟
治左衛門舍妻婢從焉乃作書二通使子某贈諸弟
舍僕致諸同僚然後自鎖戶著朝衣坐氈掛父書一

幅於壁上伏劍而死時年四十許實爲八月廿三日
父曰源左衛門亦奇士嘗書朝聞道夕死可矣數字
爲二幅以授兄弟今其掛壁者是也僕嚮過福山逢
人必叩之未曾不潛然濕襟也山岡之與安元雖氣
概之士皆已上鬼錄則無奈之何唯使人不堪追悼
耳獨金毘羅偉男子可以共結交矣方今國運就頽
弛風俗軟弱文人學士不足言而侷儻磊落如日柳
者今世所不易得一旦有事則決非區區斃憲間者
也僕輩常憂無人今而得之得之安可棄斥吾兄卓
犖不羈修軀怪偉吾知其與日柳合也蓋一游讚

岐過其家。把臂接款也。日柳亦節翁之所知。僕聞之。節翁日柳頗喜松陰子入海之舉。今吾兄爲松陰子獄友。則更最爲妙。吾兄以爲何如。松陰子固與安元善。今當不知其變。而山岡之事未得其詳。吾兄幸致此書焉。別旅燈草。忽走筆不一。

送生田良佐西歸序

方今雖草莽布衣之士。苟有氣節者。孰得無思宸京哉。頃者綸詔屢降。除三港外。不允通商。而幕吏懼夷狄之猖獗。皆如其乞。老奸巨猾。擅權張威。宗室有忠良者。或廷論之。即蒙彼毒。幕吏既從夷狄之乞。又罰

忠良之宗室。而綸詔之不敢奉。今上之逆鱗。其將何如也。於是天下氣節之士。皆悲憤而起。益莫不怒幕吏之奸獪。而思皇上之心矣。戊午八月。我生田良佐突如來。訪予於京師。余問何之。曰。宸京關心。故敢來耳。予亦頃自江戶走來。輦轂下者。於是握手相語。而大悅之。良佐言簡貌靜。瞥見以爲一痴人。共語愈久。然後知其可以談者。頃聞之勅諭。降水府。問幕吏所以允通商。罰宗室。及諸侯赤心。本藩及尾張薩摩伊勢諸藩。亦從縉紳家。竊致其旨。諸藩處置。雖未可知。水府問赤心。及本藩。當在近矣。當是時。凜然確

立。宜遣大臣。明辨大義。所在豈苟從雷同。徒著人驥尾哉。舊臘所答幕府。固雖不失宜。然尺寸之措。紙耳安足。以破夫老姦巨獍之膽哉。予謂天下之勢。上已振矣。下亦振矣。中獨未振耳。中而未振。上下欲振。不可得也。夫中振。然後上下俱舉矣。抑今上之神武。不待野人之言。有志之士。聞風集輦下。鞅掌於瞑。瞑者不鮮。而天下之事。未可為者何也。非乃大藩諸侯。無振興而唱義者哉。今聽風集輦下者。雖有敵愾之氣。率一介布衣。不得人望者。不有兵馬者。於是欲以大事托之布衣之士。不可得。而欲不賴夫諸侯之

力。亦竟不可得也。予觀之。諸藩其君雖未振矣。小臣雖未振矣。高宮肉食苟為之首。而振起。則上下豈得不隨之振起哉。況上已振。下無未盡起者乎。今我公賢而明。輕已重民。減膳薄衣。肥甘不敢周口。尊王之志。徃徃鬱勃矣。我公憂時。既如此。而小臣陪隸。有氣節者。不亦歎。然而高官肉食。頗乏其人。一藩之事。不可為也。一藩之事。尚不可為。天下之事。竟不可為矣。嗚呼。皇威不及赫赫於海內。而使老奸巨獍肆欲弄權者。諸侯之罪也。諸侯不振。勿乃大臣肉食之責乎。古人有言。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吾深悅上下既已振。

而益悲中之未起也。良佐我隱州大夫家臣也。聞勅
詔降水戶。奮然而起。決策西歸。歸當有所論究也。於
予言何待。良佐解纜浪速。沈吟蓬窓。秋濤千里。烟消
而月白。吾知其益不能無眷眷於宸京。然今日之歸。
安其可緩哉。

上大原三位卿書

九月五日。長門二生。中谷正亮。久阪玄瑞。謹奉書。王
三位大原卿閣下。士之在世。非見磊落奇偉之人。何
以吐出其胸中所有乎。胸中所有。謾吐而出之。齷齪
斗筲之徒。指之不為疎狂。必以為癡漢。大丈夫當棄

斥於齷齪斗筲之徒。而不當棄斥於磊落奇偉之人。
二生因有所仰慕。磊落奇偉之人矣。然天下之大。磊
落奇偉之人恒寡。而齷齪斗筲之徒恒多。二生胸中
其將向誰吐出也。今茲三月。玄瑞負笈東遊。乃來拜
鳳闕。會閣老堀田備中登京。時天勅凜然。海內盡震。
八十八卿。徒跣抗疏。千古所未曾有。而又側聞閣下
刺奸下阪二事。感奮益塞胸。不覺淚下沾襟也。時正
亮出在肥後。急報知之。及閣老去。玄瑞亦東下。然一
日不得忘京師。以七月中浣。竟又來。與正亮相會。正
亮之來。見大久保某於浪華。更詳閣下之事。於是二

生乃謂平生所仰慕磊落奇偉之人。非閣下而誰也。二生胸中亦非閣下。則未足盡吐_中出之也。抑以縉紳之貴。處方今多難之日。不得不審天下情形。欲審天下情形。則不得不多接_中人士。人士之不接。天下情形何以審。而方今多難之日。何以處之。今縉紳之視人。士如奴隸。而不屑接之。人士亦指縉紳爲雲上人。而不屑近之。不肯近。不肯接。縉紳益重。而人士益輕矣。夫輕者。布韞草鞵。橫行海內。與賢豪奇傑。上下其議論。而天下情形。亦有如燃犀者。重者。俯仰深宮。賴其爵恃其位。何在爲天下情形。然則重者不待輕者。安

得處方今多難之日哉。然多接人士。則其_下所求進見者。或有奸黠伶俐之人。或有忠實氣概之士。有搜索事情者。有憂時獻策者。苟在上之人。有才有識。既能知某奸黠伶俐。搜索事情者。某忠實氣概。憂時獻策者。則先引美斥惡而可。然人之美與惡。容易不可擇。則高拱默坐。獨使進見者言所言。則彼饒雖姦黠伶俐。安能搜索我之事情。而設得憂時獻策者。則自有所得於天下情形矣。苟慮有姦黠伶俐人。而不敢接人士。則忠實氣概之士。竟不可得也。然則欲處方今多難之日。多接人士之不若也。而何遑問人之美與

惡哉。二生產山陽之陬。鄙樸陋野。正亮年二十七。玄
瑞十九。於天下情形固雖未足識。而東騁西馳。漫游
諸州。復或有所聞知焉。閣下設致之坐側。使之一吐
出其所有。則二生之幸。何以加焉。蓋尋常之初謁。不
必無先容。然二生謂閣下犖犖。挹超卓之才識。何必
待先容而後進謁。是二生所以突如乞謁於閣下之
門也。二生不爲閣下所棄。則世之以二生爲狂爲癡。
復何足言。二生近日將去。由是仰慕閣下之心。日益
切。而竟不可以過矣。臨紙不知所裁。閣下惟少垂察
焉。二生恐懼再拜。

與岡耕次郎書

己未年

僕之寓湯田。吾兄頻繁叩逆旅。說文論時。快甚快甚。
先年見足下於土松如家。僕竊以足下爲浮躁不足
爲。今足下不吝改悔。以著實爲學。寸赤吐露。盡告之
我。是所向不設城府也。頃日。足下讀何書爲何事。僕
謂在_二山口。不若來城下也。足下向游大田稻香門。不
合而去。又遊越氏塾。又不合。夫越塾之與稻香。不足
言也。向足下從松如而學文。厭城下輕薄而去。蓋輕
薄三田尻右田皆同也。而何啻菽爲。然而若山口勿
乃輕薄之風歟。然則書之所多。是其所學。朋友所在

是我所游。書與朋。菽城爲最多。非山口諸方所能及。然則足下所學。必爲灞岐。天下道衰。無行而不輕薄。輕薄則不學可乎。足下何不負笈來松下塾。松陰子既嚴囚。塾甚衰。因二三志士將起其餘燼。足下何不來添薪也。如村塾雖既衰。志士所會。而書亦不甚乏。雖則有乏。借覽諸學校及同志士。則以二三年之力。尚不易遽讀矣。足下何不來也。奇人宮田平五郎。頃爲何如狀態。聞之足下。彼屢上書。上書艸在。幸謄寫一本贈焉。令兄起居何如。別無書。春寒自重。

向所約。李忠定公奏議。楊椒山文集。今不致此。

唯待足下來菽。

與中谷賓卿書

向者來菽。辱過訪。時將煩老兄作興村塾。老兄諾焉。而遂不復來。僕疑之。何遽諾而忽變也。老兄曾告僕曰。國家之事不可得為。吾將入常榮精舍。獨居讀書。跌坐養心。僕亦可之。然至頃日。熟考之。是不過獨善耳。獨善孰與及人也。僕觀村塾。松陰子在岸獄。富永有隣亦去。有隣前日氣慨如索然也。久保清太。吏務蝟聚。無遑講習。獨小田村士毅時時往反耳。然備員學校都講。兼助祐筆。則不得大盡力。於是村塾索莫。

將蜘蛛絲而雀巢矣。僕竊謂村塾不振。我藩不振也。村塾無人。我藩無人也。村塾盛衰。係我藩汗隆。維持二國亦頗不為尠。而今既如茲矣。諸同志士所為深惜也。僕頃蒙官命。將入蘭學舍。然獨善不忍為。吾以間而時時往返。我欲盡吾可盡也。豈以獨善自期哉。蓋以村塾維持二州。是松陰子之志也。又士毅清太諸子之心也。老兄何不來寓戮力從事於此也。老兄入山不出。令姪亦向已去塾。諸士皆曰甚矣。其叔姪何憚物議之至此也。是雖僕所不得無疑。矧其不知老兄者乎。頃寓塾者。富太又四郎德民耳。皆有待於老

兄焉。願諒察焉。夫俱講俱讀。是為己為人者。讀書何於獨居。左右經史。替覽古今。觀忠孝節義之跡。足以養其心焉。養心詎於趺坐。國是未定。村塾將廢。老兄安可以獨善自居。而誇誇之一諾。亦有不可貳者。

先月念四。和作遂脫走。念八夜。杉藏囚揚屋。其云云策。雖似未盡。其忠憤悲慨。為國忘家。實僕等所不勝慚覩也。夫兄弟固甘死者。然自常情觀之。老母與幼妹。其心寔可悲耳。紙有餘白。書以報焉。不知老兄已聽否。

與福川犀之助書

福川兄足下。頃聞我師二十一回猛士將執拘於江戶。發期應在近也。猛士忼慨氣節。爲國忘家。視死如歸。踏危不疑。實今之世不易得。而後世氣節之士。所必仰慕者。今關左之行。生歸難期。此以平生故舊。欲一見其面。而後永訣。而牢獄有禁。相見甚難。僕等心事將何以堪焉。今足下爲獄司。獄中之事。事無大小。皆所與知也。猛士即固嚴譴幽囚之士。官不許它人往反。然猛士之心上天實知之。不可與奸夫惡漢同視矣。况其如江戶不止一身之生死。而係邦家之得喪。不爲尠。然則官固宜寬待之。縱令官無寬待。足下

讀書。稍知猛士者。焉忍不以寬待之哉。且夫自古忠臣義士之蒙罪遭禍。其故舊子弟禍福不顧。斷然抽身。或訴冤。或代死。或爲之斂尸者。青史往往接踵。此皆千古美談。而編史者不別立本傳。則必載諸附傳。而赫赫照人之耳目矣。今猛士之事。雖與之或異。生死固不可測者。足下宜陽爲不知。使其故舊竊得相見也。事或敗露。僕等以此蒙禍。固所不敢避。而足下若得罪。則僕等大論諸政府。間以解救焉。解救且不聽。亦其寬待義士之名。與夫訴冤代死斂尸者。當相傳於千載矣。何禍福之顧。墨守常格哉。抑人之往它

邦其歸期不過一二年間耳。然臨其別。握手歔歔。離情惘然。尚不可勝言。況今猛士將深入於魍魎虺蛇之域。馬角羝乳。生歸難測。今發期甚迫矣。過三四日。則山川遼闊。隔世之人。而非夢魂恍茫外。無路相見也。今日永訣。何啻離情惘然而已哉。使僕等竊得往反。晤語無遺憾者。勿乃在足下之方寸乎。噫。如猛士。今有幾人。不可再得者。足下以是得禍。宜甘受之。僕亦所不敢辭也。五月十七日。

與高杉暢夫書

屢辱尊書。辭意重疊。捧讀之際。愧悚而未有奉答書。

緩瀟之罪。海涵是祈。頃老兄及飯田尾寺。前月念一手書至。報回先生東行之行。且勸一身代難。辨大義。勳幕吏。先生去臘以來。既期此行。及見三兄書。益喜得知己之言。因使僕作書陳謝。昨竊見先生於獄。瘦骨嶮崢。髮亂被面。而視死如歸。無有難色。然僕竊謂自此數年。國家之事。又不可為。庸相當路尚可。姦相執柄則事已矣。廟堂諸公。稱為善人者。率乏氣膽。其有才力者。乃將弄權張威。前途實可悲也。因憶。去年夏在江戶時。國弊一變。士氣大振。名士撰用。言路洞開。雖如先生在幽囚者。而得吐露肝膽。筆諸書。以達

明公賢相之前。於是驛使絡繹。皆報維新之美。噫。是一
年。左右事耳。而今既如此。何其興廢之不可測也。
先生頻言老兄。又為老兄立策。楹輿到府日。宜伺釁
相見也。老兄近時議論何如。僕西歸後。三變其見。將
敢質諸老兄。然先生發在明旦。心事萬緒。不復一一
它待。後鴻老兄若與二子會。幸致先生之意焉。五月
念四

與某書

士大夫之病。不在愚戇。而在磊落。不在敦實。而在輕
俊。輕俊磊落。其弊也。為浮薄。愚戇敦實。乃多忠厚節

義之士。而今之人。磊落輕俊。昂然自得。遭敦實而愚
戇者。翫笑癡漢視之。以是所以浮薄為俗。而忠厚之
風。竟掃地也。足下稟性犖犖。喜酒自豪。細謹是不屑。
所期在事業。蓋酒人之所喜。肉人之所嗜。其嗜之與
好之。莫有所失。則不足深言也。頃聞之。我師二十一
回。猛士執拘如江戶。因將以大義論服老獍。僕亦義
不得不贊之。猛士自入海來。六年於茲。百謀百躐。荆
棘薄身。而邦家之事。夢寐不能忘於懷。酒肉共絕。唇
燥。腸枯。甚至限日食。以二合飯。或絕粒數日。憔悴骨
立。而今且有關左之行。然而生死不測。再會難期。以

情言之實。有不堪痛嘆者。昨有人言足下大醉淋漓。頹然自放狀。果信則僕不得無一言。足下與猛士無半面則已。未及聞其東則已。然而知猛士既非一日矣。聞知其東亦熟矣。而今反如斯。何其磊落之甚至此也。且近時有司。寬法弛政。而風俗墮壞。驕侈日甚。且足下在學校。學校之衰。又至今日極矣。浮華相競。輕薄爲交。托事博一醉。以罄己歡。旦相會飲。夕相排謗。未曾觀有忠厚之風。足下其翹楚而足以維持學風者。尚以磊落自是。學校之衰。不可再興。國家之事。復竟可知。而足下所謂事業。何處施之。何日成之。足

下以生日壞之時世。在益衰之學校。當有所自操矣。矧友人生死亦未可知乎。嗚呼。榮華可奇者常多。可癡漢視者常寡。而風俗日頹。士氣益不掉者。是果何如也。敢問足下審其所由歟。五月廿六日

二
七
〇
八

江月齋遺集卷之一終

益
京
之
學
苑
本
亦
曾
為
文

江月齋遺集卷一

江月齋遺集

010190523581

48 13087

